

寸心齐战疫

同舟共济时

邻的突破

隔壁屋有人居住,这是我所熟知的,由于作息各异,虽房门相距不足两米,屋子仅一墙之隔,但做邻居已久,竟然未曾照面。狭窄的楼梯迎送过彼此为生活匆忙奔波的脚步。下楼咚咚咚,浑身充满拼搏的劲头出门;上楼哒哒哒,带着收获和些许疲倦回家。各自守住日子的一面,奋力刻画属于自己的身影。

我们的窗台也是相邻的,那儿的花草日日隔窗相对,必定熟识。双方一同熬过寒冷的冬天,舒展身姿迎接春天,枝叶随风晃动,愉快地聊着主人听不懂的话。

有一天,我为花草浇水,逐一深情凝视。这盆长出几片新叶,那盆显露几个花蕾,预示着春天的回归——她的步履再轻,隐藏着再妙,总是有迹可循。我探出身子,朝远处的居民伸直手臂,一扭头,瞧见了新面孔、老邻居,黑面浓眉,正拿纸巾轻轻擦拭兰花叶面的灰尘。而他窗台上摆放的虹之玉粉嫩娇柔,星美人珠圆玉润,玉扇层层叠叠,水晶掌宛若莲座……

新冠病毒改变了人们的某些习惯,除了工作、购物等必要的外出,基本都蜗居在家。以往,邻居只是出门进门声,从窗户透散的灯光,以及形态各异、合为风景的植物。而今天,咱俩在窗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不经意地碰面了,仿佛是约好的。

“在浇花呢?”

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可我必须礼貌地回答,“现在不便外出玩耍,又不能一直守着电脑,索性分点精力给花花草草。”

他用笑容表示认同:“天气暖和了,它们长的长个儿,开的开花儿,生机盎然。病毒再凶,也挡不住春天的降临。”

花植高居半空,窗台即天地,花盆是家园,进来顺受、知觉灵敏,绝不会错过春天的消息,更不会放弃生长的时机,无语报春,无声留春。这些生命的蓬勃样子,便是春天的模样,装扮着普通人家的窗户。

“它们忙得不亦乐乎,倒是人的节奏有所缓慢。”言语中途,我抽回身,活动两下。

“暂时的。”他语气肯定、声音有力,“我们很快会攻克病毒,恢复正常秩序。每战胜一个困难,国家将变得更加强大。我还等着赚大钱哩。”

这同样是我所坚信的。哪怕在正常秩序里,我们是陌生的邻居。他继续道:“我刚刚在姮娥月的叶子下面发现了几粒米和几只蚂蚁,不知小家伙从哪儿辛苦搬运来的,偷偷掩藏,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若非细心观察,真的容易忽视。”

“那你打算清除吗?”我立即侦察自家的花盆有没有变成粮仓。

“留着吧,毕竟是勤劳所得。我又不跟它们抢地盘,何必打劫粮食。只要不伤害花草,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我补一句:“它们也是窗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两人隔着窗子笑,两边的植物默默看笑话。

“我的电话响了……”

他的面庞消失不见,以交情而论,大概不必去而复返。作为邻居,我们已有了零的突破。至于以后会不会隔窗对话或者相互串门,顺其自然吧。

值守之夜

——孔帆升

儿子年底接诊了疑似病例,中途感冒隔离了几天,身体恢复后就一直在县医院重症室上班,想不起这是第几次同在县城,却过不上一个团圆的年节了。

我们单位总共十来人,抽了3个骨干去县抗疫指挥部帮忙,他们从年底起就没日没夜加班。一位80后男性同事的妻子报名到了抗疫一线做医护,他自己每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把孩子交给父母后,夫妻二人各自投入到工作中,半个多月未见面,只能简短地在手机上互相问声好。两位女性同事本在休假,却主动值班。我们还有包村任务,大家平常就感觉分身无术,更何况灾难突降!同事们平素都十分体贴我,见我年龄大,体质差,爱人又患大病,好多事他们都替我扛了。

但每次上班时,看到同事们中午东倒西歪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我很忐忑、内疚,就这样坐享其成,悠然于一群拼命工作的年轻人之外吗?我不能无动于衷。

正月十七,在我一再要求下,同事们才让我去小区值班。我与搭档成了值勤哨兵,没有人来往也盯着路面。车子一过,搅起一阵风,帐篷从下往上抖动。大车一过篷子就左右摇晃,像风中的小树。雨滴滴答答地下着,这时来了位年轻女人,主动登记个人信息,量体温,她说就到旁边地里去摘菜。十几分钟后她仅提着一小菜,打电话给家人来接她。这么小菜跑出来一趟,怕是摘菜为假,呼吸新鲜空气,转转街是真吧?年轻人关不住了,出门透透气也正常。搭档时不时地按响小喇叭,一遍遍地向居民告知近期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街上黑了,有两三辆车亮着灯慢慢滑过去,之后,湿的路面重新回到孤单安静的状态,偶尔有摩托车经过,车声隆隆,动了又静静了又动,路上、小区内少有行人。

夜更深了,有撑伞上街的两口从帐篷外走过,一双撑着伞的背影,在微冷的街上消失,在这雨夜成双对地出入,也该是难得的幸福啊。

帐篷外一片滴答之声,加重了寒意,往日我早在沙发里躺着,看新闻,刷手机,或者跟亲友聊天了。可是此时地上一片湿,帐篷外雨雾一次次被灯光照亮,还有许多同仁长期坚守在前线,他们吃的苦何止这些。

有个自称早上登记了的人,迟疑半天才拿起登记桌上的笔,很不情愿地登记信息。他也怕呀,怕手接触了病毒,我说你写完用酒精杀一下毒。他没有喷酒,站着聊了两句,说不要到什么时候啊,自问自答,之后轻轻地走了,留下彷徨的背影。

夜九点,接了市县几个电话,又打了几个电话,我又站起来,抖着腿,以抵抗寒冷侵袭,我不能病,还要值守好几天呢!有人过来,戴着口罩,我问他出去否?他说不,反倒问我怎么只有一个人值班,我说搭档有事过一会来。那人拿两包烟给我,我不肯要,他放下就走。我说我不抽烟,请拿去,他头也不回。我连他是谁都没认清,当他走向小区斜坡时,我问他贵姓,他似乎说了什么,但风雨吞没了那口罩里发出的暖音。这么晚了,冒着雨,就为了让我们解乏,送来两包黄鹤楼烟。

雨渐渐大了,篷顶如织布般噼噼作响。地面上的雨在跳舞,飞溅的水花不断绽放,反弹起来的雨柱在柏油路面上欢欣鼓舞,你追我赶。想想风霜雨雪的乡下还是淳朴,小区里的人亦重情。

不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帐篷外,三个社区干部冒雨送来桔子,说物资刚分好。我们道声谢,互相说句辛苦了,车子就载着他们继续向前驶去。我翻看手机,有些好消息传来,我坚信春天会弥补一位与疫情抗争的人,而我在灾难中愿意做一个比较理智的思考者。虽然上不了台面,至少可以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

雨断断续续的,一直没有人出入小区。一夜无事,静好。我陡然想,如今全国疫情防控情况向好,大家都从恐慌到有序抗疫,黎明终将来临。

不用看天上的曦光,就知道春天回来了。

季节正在打开海岛花式的春天,春意袭来,浸入所有的物象。村庄外的山野和田垄上,先是根本就没有枯黄过的各种野草,它们的尾巴摇曳出星星小花,再就是灌木丛,把七色花、木槿花之类的鲜丽脸孔推搡出来,接着就是苦楝树,满树的花丛在枝头散开,碎碎细细的纯白弥漫成一片片烟云,把村庄和田野连成唐诗中才有的那种迷蒙之境。好像是苦楝树的花引燃了村庄其它的野生乔木,该开花的树都开了,举过树梢的花朵照着天上的浮云,也把地上的宽窄人面看得一清二楚。走过开花的树下,嗅着花香,踩着花瓣,总觉得广袤人间至性的纯洁,就是那树上的花,随风送香,高高在上,伸手而不可及。

在乡野又一年春天重启伊始,任何一种植物的形象和气质都任由我修炼,枝干和叶子的变化,花儿和花香的气味,在微寒的风中释放出一种无声的喧闹,植物这样自在轮回的面貌和神韵,我只看见很少的一部分,但有些景象却让我永生难忘。比如村庄戏台前的长春花,好像从不介意春天的来临时间,大寒过后就任性起来,越长越多,摊开一溜紫色的小花,害得村妇们都看不过去了,一把一把地把它们拔掉,给戏台清出一片干净的地方来,好让年上唱戏和看戏。还有,这一棵棵高过农舍屋顶的苦楝树,它们浓郁带苦的花香恣意飘荡,不舍远近,村庄就像被人洒过几吨苦楝花香型的花露水,终日闻香不绝,害得人们的头发、衣帽、家禽和牲畜的皮毛,甚至农妇晒在院子里的被单,都粘上了这种花香味。这种香味,就是海岛上春天的气味。在这种气味中,立春一到,村庄里去“送耕”的男人就走出村外,走进自家的田地,小犁一行田,轻锄两把地,这样,“送耕”的仪式就算办过了。这些面黑手粗的乡村男人,一脸平静而虔诚,一般都是家里的主人,也有两三年轻后生,跟在祖辈父辈的后面去“送耕”。这些年轻后生原来在乡镇的学校里上学,觉得书读不下去了,初中一毕业就跟着父母务农,从此开始从事这个最古老的职业,间歇到县城或更远的城市打工,如果工打得顺了,一年到头就待在城里,只有家里有事或者节日才回来。他们学着做一个市民,穿得好,吃得好,戴着也鲜亮,回家时从坐骑下来,带着一股城市的气味,连家里的黄狗都觉得陌生,蹲低了吠个不停。他

们虽然暂时离开了土地,但依然是村委会管理下的村民,在祖辈父辈年年接续的风俗里,他们不仅身在其中,也心在其中。此刻,他们跟村庄里的庄稼人一起,沐着春天的暖日和清风,把“送耕”的祈愿送给世代耕作的田地,指盼一年有个好收成。这似乎正应了古书上的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君子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土地呢,它在春归之时复苏万物,在云天之下接纳阳光雨水,在地平线上长起连绵的庄稼,以颗颗粒粒滋养苍生。这些古书上的雅语村庄里的人没听过,但因为双脚踩在泥土里,两手收割着作物,吃的用的都在几亩地里,所以总记得土地的馈赠,懂得对土地实诚,不会含糊立春时“送耕”,生怕怠慢了土地的心意。

发生在村庄里的故事,如果正好遇上春天,常常有一种萌意,能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暗合勾勒出来。小时候,春气初起,苦楝花一开,母亲就告诫我和弟弟,不要跟在村里一个老大不嫁的大姐姐后面走路,这时节她容易犯一种奇怪的“病”,会吓着小孩。这个大姐姐长得十分面善,平口里话不多,但春发时节,苦楝花的苦香味一飘进鼻子,她就会时不时地坐在自家的门槛上说不停,当然,也只是说给自己听,春天一过,又复回原来的样子。村庄里的人说,这个大姐姐有“神疾”(精神方面的疾病),老治不好,担心她这辈子嫁不出去了,都觉得她好恹惶,都很同情她,几个话多的妇人不断地帮她说媒,最后给嫁出去了,与远村一个憨厚木讷的男人成了家,日子平平静静地滑过,属于她的命运就这样成全了她。春天多美好,草长莺飞,花儿芬芳,大地上的万物都有各自的春天之恋。但愿离开了村庄的大姐姐在某个春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牵着她的女子,脸上露

着笑意,跟谁都寒暄起来,不再是从前的她,仿佛另外一个人。后来,据说她嫁出去十多年之后,病不犯了,似乎春天重新格式化了她的生活,把迟到多年的善意和温暖归还了她。至今,春天一来,在开花的苦楝树下,村庄里一些上了年纪的村妇还时常念叨起她。

一道跟着春天一起回来的流水,它的寒凉和清澈让我常常重温。那是院子前面的一条水沟,冬天的冷雨刚飘完,就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了,干了一个冬天的沟底像迎接圣物一样,把最初的渴望裸露了几月之后,这时终于接纳到了第一股春水。水沟边的南瓜地,就这样被这道春水弄醒了,粉黄的瓜子躺在阔圆的瓜叶下微笑,皮上闪烁着金光。父亲带着少年的我和童年的弟弟往南瓜地里走,欣喜地说,松涛水库放水了。春水从松涛水库流来,经过很多山坡和田野,绕过无数村落,才流到我们这道水沟里。这松涛水库的水又是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河流、山间流水和雨水的汇聚,是天和地给农人的好礼呐。我和弟弟背着南瓜地,把脚丫伸进水沟,搅动水里的气泡,落在水上的阳光也被搅碎了,水沟漕是几乎光秃秃的土层,没有什么水草,泥土的味道就顺着水的气泡飘上来,于是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干燥和湿润混杂的味道,这个味道也是冬天和春天交错的味道,是大地回春升腾的气息。我想,一个人的经历里如果没有一条春水流过的水沟,而且没有坐在水沟边上,他是无法感知这样令人陶醉的气息的。是的,大自然存放在季节里的多重气息,其实就在我们的鼻侧,有时干脆就进入我们的肺里,成为我们呼吸和记忆的一部分。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春水从遥远的水库回来了,在水沟里哗哗地流过,心情就特别喜悦和清凉,兴许是因为这久违的流水里有一种活力,让人十分敞亮和温暖,也可能是它叫人想起了它遥远的源头——在河流的浪花里,在天上的云层里,在神秘的群山里,在苍茫的热带丛林和千层岩石之下。它从源头开始,跌宕蜿蜒地流进春天里,鸟唱虫鸣和穿林的风声藏于一颗颗水珠之中,随它远足。

从苦楝树的重重花影、水沟里不歇的流水、南瓜地肥大的瓜叶子和农人们的春作备耕,从远山的青黛,从海崖的苍翠,我看见了春天的样子,她嫣然在我南方的海岛、山野和村庄里,与简素的旁白,转入我静静的回忆。



在常人看来,被称为大师者,通常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但京剧大师梅兰芳,从来没有大师的架子,为人非常谦恭。

时间回到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四大名旦”的局面形成:程砚秋唱腔如恂恂书生,戏迷多为知识界人;尚小云“铁嗓钢喉”,追看他戏的以北京南城商贾最盛;荀慧生台风烂漫,生活气息浓郁,市民阶层如醉如痴。唯有梅兰芳,成派早,少了流派痕迹,各阶层观众都喜欢,大家能从他的表演中找到契合自己口味的某一部分。

梅派被后人称为“没派”,一是说梅派全面,十旦九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梅兰芳的性格。从那张著名的四大名旦合影可以发现:程砚秋昂首扬眉,尚小云意气风发,荀慧生依偎着尚小云,而梅兰芳,一点派头也没有,俨然一谦谦君子。

说梅兰芳没有架子,也是因他最讲究分寸,这正体现了他的智慧,他把儒家的中庸境界化入了表演,一招一式都有“度”,在温厚平易中,将中国女性含蓄、雅致的意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中年后已经名满天下,但行里行外依旧评说梅兰芳“本分”,心力只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圆了”。

有人曾开玩笑,形容梅兰芳是“戏

天要好些?”

在梅兰芳的时代,梨园界的规矩极多,角儿和普通人隔着银河般的距离,名角们一般也很讲派头。有一回排演《名优之死》,有中间人带着于是之、田冲等人去京剧后台体验生活。中间人向他们介绍一位著名老生。平时该老生最是随和,但上了妆的他面对几位立在一旁的名演员,只淡淡“唔”了一声。中间人感到非常尴尬,倒是那几位演员并不生气,说这才是角儿的气派。

梅兰芳却少有这种派头,他是一个对人极其谦恭的人。即使面对晚辈,梅兰芳也会轻轻欠着身,面带笑容,声音低低地说话。如果晚辈中有女性,他还会起身让座。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梅兰芳去武汉演出。开演前,一个小孩子请他签名。他低声对小朋友说:“请你原谅,在这公共场所,如果大家来找我签名,就会妨碍台上演员的工作,扰乱秩序,是不大好的。”小朋友说:“你快给我签吧,别人不会看见的。”梅先生没法,只好把手册摆在腿上签好了递给他。与梅兰芳合作过12年的琴师姜凤山,对此感慨地说:“他啊,就怕让别人为难。”

对自己,是一丝不苟,对别人,不能让人为难,在梅兰芳身上,这是一代京剧大师的谦恭。

见坡公墨书因赋

初冬午睡梦中

——张岳松

虚堂日午悄无人,微风萧萧云在天。图史乱积不可数,瞪目不语同坐禅。初寒十月午睡稳,梦中倏忽见先贤。展幅仿佛十余字,字字如作银钩锁。淋漓沉稳笔力重,纸墨精气鲜且妍。中有老字尤剧赏,顿令石本无真传。赞以雄厚宁兀谬,何当先生一笑焉。先生诗文夙所慕,挺特卓绝如飞仙。鄙材拳攀不可及,每惭嗜古无精专。我后先生数百载,片纸胡作金石铿。摩挲字迹安可得,醒来犹自心拳拳。海南万里先生乡,道我数字岂无缘。睡起长怀渺何许,白云斜日悠悠然。

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苏东坡诗文及书法造诣的无限神往和景仰之情,意象雄阔,气韵两到,在岳松七古中是富有特色的名篇。

作者张岳松(1773—1842),字子骏,又字翰山、澥山,号觉庵、指山。今海南省定安县龙桥镇高林村人。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从二品)。革除各种陋规,四次受到皇帝召见,倡导并协助林则徐严禁鸦片。主持编纂《琼州府志》,擅长书画,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与丘濬、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大才子,是海南读绝(丘濬)、忠绝(海瑞)、吟绝(王佐)、书绝(张岳松)“四绝”中的“书绝”。 (选自《写一点海南》)

留下种子

——张绍国

在我的记忆里,种子早在秋天收割时就经过千挑万选,而单独留存下来,即使过贱年揭不开锅,种子也不能动。因为,只要有了种子,冻晒一冬的泥土,春天就不会闲置摆荒,而长出秧苗,开出花朵,结出果实,耕者的生活,从此日益改善。每当春天来临,我就会想到种子的故事,它告诉我,无论何时,在何种艰难情况下,人们都要为后人,留下翻身再起的机会。

旧事

——朱光兴

大风刮过,一些雪片就会飘到记忆旁边,吐出新绿,书页深处,无法修葺一段被吹拂很久的事物和辙痕。陈年旧事,爬上院墙,就成了季节枝头紧闭的芽蕾。